

SHAONU HE SISHEN ZHIWEN

少女和死神之吻

张国龙等 著

少年 文艺 丛书 书

少年儿童出版社



少女和死神之吻

张国龙等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少女和死神之吻/张国龙等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1
(少年文艺丛书·第2辑)
ISBN 978-7-5324-7510-0

I.少... II.张... III.儿童文学—报告文学—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I287.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79835号



少女和死神之吻

张国龙 等著
李 波 装帧

责任编辑 刘 丽 美术编辑 肖 冬

责任校对 黄亚承 责任监印 王竹清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200052

易文网:www.ewen.cc 少儿网:www.jcp.com

电子邮件:postmaster @ jcp.com

印刷:上海市印刷四厂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7.25 字数:145千字

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4-7510-0 / I · 2716

定价:1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录



阳光下的罪恶	伍美珍	1
我被绑匪囚禁 17 小时	王力中 武 任	12
有谁听见孩子的哭声	彭明珠	21
寻找父爱	海 儿	34
蟋蟀,秋天里的狂飙	季一德	46
死亡歌舞	张国龙	72
十七岁的疼痛	孙云晓 张引墨	87
遥远的小白船	韩青辰	100
超女:歌与梦想一起飞	梁小平	115
隐形杀手	海 儿	130
走过独木桥之后	简 平	143





少女和死神之吻	肖 冬	155
迷人的陷阱	甄 铭	173
在春天里奔跑	詹政伟	185
桃李	韩青辰	207





阳光下的罪恶

伍美珍

九月，是很舒服的季节。姚俊穿着杏黄色连衣短裙，挎着包包，哼着歌儿来到广播电台大楼。

她一进办公室，坐在对面的同事小茜扔过来一只白色的信封：“喏，这封信是寄给你的！”姚俊拿起信封一看，只见上面是一行歪歪瘦瘦的圆珠笔字：“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快乐起跑线》栏目主持人姚俊姐姐收”。

“哎，小茜，你说是不是很奇怪啊！”姚俊一面拆着手里的信封一面和小茜说话，“我们这个节目吧，是做给小学生听的，没想到，有很多中学生也在听呢。”

说到这里，姚俊已经拆开了手里的信封，她一边看信一边说：“瞧，这也是一个中学生写来的……啊！这是真的吗？小茜——”

小茜有点哭笑不得：“怎么啦？看到了什么？”

姚俊也不回答，她瞪大眼睛，读着手里的信：“亲爱的姚俊姐姐，我是个农村孩子，今年上初二，我非常喜欢听你主持的节





目,我要向你揭发我们这里发生的一件事。我们村有人从人贩子手里买了一个小媳妇,这个女孩和我一样大,只有15岁,她好可怜,被关在一间屋子里哭。她告诉我,她已经考上了师范,这时候本该去上学的,可是……我好同情她。姚俊姐姐,请你一定来救她,救她回家上学!她考上师范了呀!请原谅我不能透露我的姓名,要是被家里人知道我告了密,他们会打死我的。你们要快点来!越快越好!”

两个人都愣了半天——毕竟以前她们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还是年龄大几岁的小茜先反应过来:“姚俊,我们得报警!”

“直接给地址上的县公安局打电话吧,这样解救人质会快一点,我们早一点把女孩救出来,她就少受一份罪啊!”

姚俊飞快地拨通了县公安局的电话:“喂,请问是县公安局吗?我是安徽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我们收到一封读者来信……”

放下电话,姚俊显得很沮丧:“他们不相信我,以为我是小孩在故意捣蛋。”小茜想了想,拉起姚俊说:“走,找主任去!”

文艺部主任史辉听了小茜和姚俊的汇报,二话不说,立即去找台长。

小茜和姚俊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想到那个女孩,她们俩心急如焚。姚俊对县公安局大为不满:“他们怎么能这样呢!”

小茜安慰她说:“也难怪,就是因为咱俩的声音像儿童,才让我们主持少儿节目的嘛。不认识的人接到我们的电话都会把我们当做小孩的。”

史辉很快就从台长那里回来了,她对小茜和姚俊说:“台里





已经和县公安局联系上了，他们很快就会采取救援行动！”

“太好了！”两位主持人高兴得击掌欢呼。

二

对于美丽的四川女孩云霞来说，九月，是一个让她痛到心碎的时期。她被关在一个黑洞洞的屋子里，每天对着小小的窗户哭泣。

窗外，是九月那辽阔的蓝天，而蓝天下，却是陌生的土路和田野，一望无边。

她不知道这是在哪里，她怀疑这只是一个没有做醒的噩梦，当她从噩梦中醒来，妈妈会来到床前，慈爱地嗔怪说：“都要当老师的人啦，还抱着娃娃睡觉！”她使劲掐自己的胳膊，掐自己的大腿，希望把梦魇里的自己掐醒过来。可是，总也掐不醒啊！

她哭，总是在哭。累了，就小声哭，不过大声号哭的时候多。窗外走过的村民，看看她，摇着头为她叹息，却没有人肯为她停下匆匆的脚步。

尽管她使出全身力气大喊：“救救我！”

然而没有人肯把她放出来。

白天，大人们都在忙着，村里放暑假的小孩没地方玩，都跑到小黑屋窗前，好奇地跑来“参观”这个“小媳妇”，只见她长着一张白皙的鹅蛋脸，黑晶晶的大眼睛，满脸稚气，哭得满头是汗，长长的头发也湿漉漉地披散在脸颊上。

刚开始，村里的小孩子们还有点好奇，有点害怕。可是，毕





竟是同龄人，时间不长，窗里的人居然和窗外的人聊了起来。

窗外的小孩问道：“你家在哪儿的？”

云霞说：“四川。”

眼前浮现出那个美丽的小镇、小镇上熟悉的一切，那些伙伴……还有那个温暖的家，家中的父母、弟弟……可是，云霞的眼泪已经流不出来了，这些天，她已流干了眼泪。面对着窗外那几张流露出真诚和关心的脸，不知道为什么，云霞感到了一阵安慰。

“哦，四川我知道，地理老师讲过，那里离我们这里好远。”

“这是在哪里呢？”云霞跟着人贩子坐了两天的火车，又坐了半天的汽车，她只知道这里远离自己的家乡，远离四川。

“我们这里是安徽呢！”窗外的小孩告诉了她。

“你读过书的吧？”窗外的小孩问道。

云霞点头，神情黯然：“是，我才中考过，已经考上了师范的，分数很高。”

“啊！”窗外的孩子们很吃惊，有人露出羡慕的神情，“你真了不起！”

“我本该是去上师范的呀，却被人骗到了这里！求求你们，给我的父母打电话，叫他们来救我吧！”

云霞已经记不清这是自己第几次向人求救了。

那些孩子听了云霞的话，脸上都露出畏惧的神色：“不行啊，要是家里的大人知道，会打死我们的。”

还有人告诉云霞：“这里的大人是不会救你出去的，大家都是乡亲，如果救你出去，就是得罪乡亲，没有办法的！”





甚至有人这样安慰云霞：“你就做他家媳妇算了。时间一长，就会习惯的。”

云霞绝望得想把脑袋朝窗户上撞，她想：“不如死了算了！”可是，一想到家里的爸爸妈妈，云霞还是不甘心。她知道，这时候，爸爸妈妈一定找她要找疯掉了！

无论如何，这辈子一定要逃出去，见到爸爸妈妈！这是云霞的决心。

三

到了晚上，那家人回来了，他们看见窗外和云霞聊天的小孩，就赶他们走：“干什么？滚！”那些孩子一哄而散。

云霞黯然地看着黄昏中空荡荡的窗外。那家人对云霞说：“过门的时间定了，是后天。你就安心地在这里过日子吧！”云霞已经麻木了，她像机器人一样，吃过饭，机械地去睡了。

云霞又梦见自己在四川的家里，她和弟弟在抢随身听，妈妈出来训斥弟弟：“怎么又跟姐姐抢东西？”……

梦里的云霞笑了起来，忽然，她感到有人在使劲推她露在被子外面的肩膀，好像还是个男人……云霞吓得一下子惊醒过来。

两个中年男人站在云霞面前。她开始发抖。

一个男人开口了，嗓音低沉：“你是从四川给拐来的？”云霞还是抖。另一个男人急促地对她说：“不要怕，我们是警察。你看，这是我的证件。”云霞看到了证件，顾不上去想眼前发生的





情景是否是另外一个梦，喜极而泣。这时，警察又小声说：“快穿上衣服，跟我们走！”

云霞跟在警察身后，走出屋子，她看见这家人全都沉默地站在那里，看着她。她害怕得心惊胆战。警察拉起她的手：“快跑！”她跟着两个警察，一头扎进了茫茫的夜色中。

随即，身后响起刺耳的喊叫：“警察把人抢走了！”

不一会儿，后面传来追赶的脚步声：“快追啊！”“不能叫他们把人抢走。”“那可是花了好几千元钱买来的！”

云霞跑得快跟不上了，她的心跳得要飞出胸膛。

这时，一直拉着她的警察二话不说，一把将小巧的云霞扛在了肩膀上，云霞只感到一阵风从眼前飞快地掠过，转眼，他们就来到了一辆吉普车前。

“快！”早已在那里等候的司机打开车门，见他们把云霞塞进车里，马上把车子开走，后边村民们的嘈杂声也远了，很快就听不见了。

被解救出来的云霞被警察带到公安局，做了笔录。然后，一个警察对她说：“走，给你去找个住的地方。”云霞跟着警察来到一家很隐蔽的小旅社，那警察对云霞说：“住在这里你放心，他们不会找来的。早点休息，不要乱跑哦！”

云霞紧张地点点头，她看警察要走，就说：“谢谢警察叔叔。”

谁知警察一点也不领情，他没好气地说：“谢什么呀！你们这种小姑娘，一点脑子也没有，给人一骗就骗出来！净给父母找痛苦，还给警察找麻烦！”





尽管警察的语气很严厉，云霞听着听着，却感觉似乎是家里人在骂自己一样，她百感交集，不禁又流下了眼泪。

警察看看云霞，语气变得和缓一些了：“不要多想了，我们会和四川那边联系的，你父母很快就来接你回家。明天，我带两个人来见你！”

云霞惊魂未定，她几乎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这太突然了！那么，是谁报告了公安局的呢？她想了又想，想到的是窗外那些孩子的脸，他们同情的眼光、无言的抚慰，虽然很有限，却曾经给了绝望中的她一点点温暖。令她感到惊喜的是，在那些声称不敢帮助她的伙伴们中间，居然有人真的帮助了她！这对她来说，是多大的鼓舞啊！

那么他是谁呢？云霞的头脑中闪过一张张脸，她不知道是其中的哪一位，但她喃喃地说了一遍又一遍：“谢谢你，好心的朋友！”

四

夜已经很深很深了，云霞却难以入睡，这些天来所发生的一切，在她脑海中不断闪现。

中考结束以后，云霞丢开了所有的课本，高呼：“解放喽！”

她是爸爸妈妈最疼爱的孩子，虽然她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但是，爸爸妈妈宠的是她这个姐姐。

爸爸在镇上开了一家店，挺能赚钱，所以家中的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妈妈温柔贤惠，她和弟弟都乖，功课不需要大人操





心。云霞对妈妈说,她想当一个小学老师,妈妈很支持,觉得对于一个文静的女孩子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云霞刻苦用功了整整三年,当她走出中考考场的时候,心中充满喜悦的她有预感——自己肯定能考上!

在妈妈眼里,放了暑假的女儿有点变了,她不再像以前那样,整天都埋头在书本中,她每天都朝镇上热闹的地方跑,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游戏机室。

“云霞啊,你现在出去玩我们不反对,但是女孩子大了,要注意不要在外面乱交朋友哦!”云霞听了妈妈的话,笑笑,心里却想:“妈妈真是唠叨!哪有那么多的坏人呀!”

丁一是云霞在游戏机室认识的新朋友。丁一是个干干净净的男生,他穿着白衬衫,裤子束在衬衫外边,笑吟吟的。丁一也是镇上的人,他比云霞大5岁,因为没考上大学,在叔叔的杂货店里帮忙。其实云霞并不着迷于游戏,她经常去游戏机室,是为了丁一。丁一只要有空,就去游戏机室,他跟云霞说,他和这里的老板是很好的朋友,有空就来帮帮忙。

云霞觉得丁一是个很好的朋友,他能够耐心倾听她说话,并且很关心她。有一次云霞感冒了,并不怎么严重,只是咳嗽。丁一发现了,立刻就去给云霞买感冒胶囊,云霞嫌药不好吞,不想吃,可是丁一立即吞了一颗药给云霞看:“看,很好吞的,听话,吃下去病就会好的!”云霞大为感动,在心里已经把丁一当成了保护和关心自己的哥哥。

其实丁一的心事,云霞不是不知道。她觉得自己不会和丁一这样的人谈朋友,原因很简单,丁一的学历和职业都不符合





云霞的理想。不过,云霞又不愿意把丁一放走。她内心渴望有一个兄长,丁一就是理想的人选。好在丁一从来没有明确向云霞提出谈朋友的想法。

8月底,云霞已经接到了师范的录取通知,爸爸妈妈忙着为她整理住校的行李,被子、蚊帐、衣箱……一切都要操心,云霞看着细致入微的妈妈,自己倒是乐得清闲。

丁一问她:“喂,我要去合肥找朋友玩,你想不想去?”

“合肥是什么地方?远吗?”从没出过远门的云霞好奇地问道。

“远!那里是包公的故乡,很热闹。你要是愿意,我带你去玩。”丁一说。云霞想了一下,觉得不用花钱,又有丁一陪伴出去旅游一趟,这种好事情为什么要推辞呢?于是她就点头。

丁一说:“你妈妈让你去吗?你要想好哦。”云霞一听,就泄气了——是啊,妈妈怎么可能允许她和一个男生出门几天呢?

丁一给她出主意:“你就和家里人讲,去哪个亲戚家玩两天就回来。”云霞一听,连连点头,兴奋得立即跑回家拿换洗衣服,弟弟在家里,云霞对弟弟说:“你跟妈讲,我去表姐家玩两天。”

就这样,云霞和丁一上了火车。火车开呀开呀,总是开不到合肥,云霞有点着急,同时也有点害怕起来。

丁一说:“不要急,你和我出来,还不相信我?”

云霞一想,就是!丁一难道我还不了解他吗?

丁一带云霞在一个小站下了车,云霞好奇地看看周围,难道这里就是丁一所说的热闹的合肥?不对吧!这里压根就不像是城市啊!丁一说,你别急,我的朋友会开车来接我们去合肥玩的。





正说着，几个人朝他们走来，丁一说：“哦，我的朋友来了。”

那几个人把丁一和云霞带到一辆卡车前，丁一对云霞说：“你是女的，你就坐在前面。”

不知道为什么，云霞有点害怕，她便问丁一：“那你呢？”

丁一笑笑：“我坐后边车厢，没事。”

丁一的笑容让云霞的心安稳下来，她听话地钻进了驾驶室里。卡车在土路上颠簸个不停，云霞难耐旅途的疲惫，靠在椅子上渐渐地进入了梦乡。直到被人推醒，云霞还以为她睡在家里 的床上呢！

下了车，云霞更奇怪了：“这不是合肥吧？”是啊，明明是农 村嘛！周围还站着一群看热闹的农民呢。云霞赶紧找丁一，啊！丁一不见了。云霞喊道：“丁一，丁一，丁一！”没有人回答他。

这时，接她来的一个男人说了一句话，把云霞吓得魂飞魄 散。那个男人说：“你喊的是带你来的那个人吗？他把你卖给我们了，拿了我们2000元钱！”

五

云霞一夜无眠，天渐渐地亮了。

她下了床，刷牙，洗了一把脸。这时，服务员上来了，喊她下 去吃饭。吃过早点，云霞又回到房间，抱着双膝坐在床上。

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人敲门。

云霞转过头——门本来就没锁——进来的是昨天那个警 察。警察身后，还跟着两个青春靓丽的姐姐。





警察对云霞说：“你吃了吗？”

云霞点头。

警察说：“你来认识一下，这两个人是你的救命恩人！”

云霞望着两个朝她微笑的姐姐，泪盈于睫。

两个姐姐走上来，亲热地搂住云霞：“我是小茜。”“我叫姚俊。”

姚俊姐姐说：“别忘了还有一个隐姓埋名的救命恩人，是他写信告诉了我。”小茜说：“云霞，你告诉小茜姐姐，这次教训，你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云霞哽咽地说，“我就是贪玩，乱交朋友，还有，贪图小便宜。我现在好后悔啊！”

小茜姐姐拍拍云霞的肩膀：“别伤心！回去后，就去学校报到。对这次经历，你不要总是去想它，就像走路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虽然很疼，但是，今后还有很长的路，你可以走好。”

云霞一边擦眼泪，一边使劲地点头。

警察在一旁看了，也很感动。他对云霞说：“那些人贩子将会被我们抓获，你放心！”





我被绑匪囚禁 17 小时

王力中 武任

2002 年 4 月 27 日下午,浙江德清县影剧院里座无虚席,连两边的走廊上也站满了赶来参加公判的人。

下午 2 时许,当德清法院的法官朗声宣读到“犯罪嫌疑人王建勇犯绑架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剥夺政治权利 2 年,处罚金 5000 元”时,台下人群中一对满脸愤怒的中年夫妻和他们身边一位双眼圆睁的少年,总算吁出了积压在心头的一口怨气。看着被法警押着耷拉着脑袋的犯人王建勇,一家人真恨不得冲上前去揍他一顿。

公判大会结束后,记者找到此案的受害人——正在德清县城一所中学念初二的杨扬(应当事人要求,名字已做了处理)。心情格外激动的杨扬说,事情虽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绑架他的案犯也得到了法律的惩处,但每当闭上眼睛,那恐怖的一幕幕就会袭上心头……

